



### 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昏暗的放映厅里，泪水顺着四级军士长赵雪超的眼角流下。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，《乘风》这一章节让这位与马为伍13年的骑兵备受感动。

“要么冲锋，要么倒在冲锋的路上。这，或许就是‘骑兵精神’的内核。”赵雪超说。

战马奔腾，荡气回肠。曾经，我军拥有10多个骑兵师。随着军队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，追求速度的骑兵似乎远离了时代。上世纪80年代，人民军队退出从骡马化到摩托化的历史性步伐，

骑兵作为一个兵种被取消，全军仅保留几支骑兵部队，担负执勤巡逻、警戒等任务。

作为第76集团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的骑术教练，赵雪超最喜欢教骑兵集群冲锋这一课目。每当战友们纵马挥刀、呐喊着发起冲锋时，赵雪超总是热血沸腾，仿佛置身于战场。

在当今信息化战争条件下，赵雪超感到，精神传承对于骑兵连而言，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。

《乘风》结尾时，团长问大春子的

孩子叫什么名字，大春子回答：“乘风。”

这个名字，是大春子为纪念团长的儿子马乘风而起的。马乘风，因救大春子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“乘风”，不仅仅是一个名字。在赵雪超看来，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，也是对骑兵精神的传承。

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，也要以一己之躯奋勇进攻。这就是中国骑兵的血性与担当。一代代骑兵用青春与热血践行“马背卫士”的忠诚使命，他们的价值早已超越了自身存在。

今天，记者来到“中华水塔”的三江源头，走进美丽辽阔的巴塘草原，探访第76集团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。

在这里，记者听到太多太多关于人和马的故事。他们一起训练、一起巡逻、一起冲锋，“骑兵精神”在这里闪耀。

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。巴塘草原上的军马换了一批又一批，马背上的战士走了一茬又一茬，可骑兵连官兵坚守于此，73年来初心不改。

官兵们将最美的青春献给这片辽阔的草原，正如赵雪超在日记本扉页写下的那句话：骑兵魅力依旧，战士血性仍存，“骑兵精神”永不褪色。



### 记者手记



独家原创  
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第1110期

荣：“这是军旅生涯中最美的奖章。”

无论是骑兵训练的不易，还是照顾军马的繁杂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，骑兵们总能化繁为简，处理好每一件事。

一件件既简单又繁杂的小事，构成了这群骑兵生命中的冲锋轨迹。

### 冷与热

“天气很冷，大伙儿心里却是暖暖的”

去年8月，李二鹏来到连队任政治指导员。第一次组织军容风纪检查，就让这位初上高原的上尉吃惊不小。

脱去军帽时，全连近三分之一的官兵出现不同程度脱发；检查指甲时，官兵们普遍指甲凹陷、双手皸裂……

看到这一幕，李二鹏鼻子一阵发酸。这次普通的军容风纪检查，是高原给李二鹏上的第一课。他明白了“氧气吃不饱、风吹石头跑、四季穿棉袄”的真正含义。

巴塘草原海拔超过4200米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寒之地。每年11月以后，大地冰封雪裹，气温最低时降至-28℃。“10年前，这里只有3顶帐篷，给养靠人送，饮水河边取。”赵雪超说，赶上谁过生日，连队就给煮一碗泡面，再加一颗卤蛋。

为了御寒，官兵们穿衣搭配通常是保暖内衣加棉衣棉裤。如果在室外活动，就得再穿上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，人人都裹得跟粽子似的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官兵们毫无怨言。

2019年年初，玉树州发生暴雪灾害，大雪封山导致连队给养送不到“草原九班”。官兵们仅靠储备的两箱方便面支撑了半个多月。

“大家都很饿，但谁也不愿意多吃一口。”赵雪超说，“那段日子，天气很冷，大伙儿心里却是暖暖的。”

帮助官兵战胜饥饿和寒冷的，是这个骑兵连经历的一桩桩暖心事。

上世纪80至90年代，玉树地区发生多起雪灾、洪水、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。人民危难之际，骑兵连官兵快速出击，抢险救灾、疏散群众、献血救人……他们用自身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1999年，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“高原民族团结模范连”荣誉称号。

除了日常照料外，“草原九班”还被连队赋予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——新马调教。每隔几年，连队都会引进一批新马，它们像新兵一样走进军营这个陌生环境。战士们就像新兵班长一样教它们走队列、越障碍、适应枪炮声……

在实施过程中，战士被马咬伤、踢伤是常有的事。“草原九班”原班长仓洛加才让因此落下7处伤疤。他却以此为

还有一次，下士王毅博骑着名叫“小四号”的军马，不慎在悬崖边摔下马背。生死之间，他抓住了缰绳，“小四号”就拖着缰绳，一点一点地将他拽了上来。

去年开春，第一次放马夜训，官兵们遇到了狼群。寒夜中，战士们手拿火把与狼群战斗，守护住了每一匹军马。

4年前，连队15匹军马退役。一周后，退役的“杂毛”竟独自跑上了百公里，回到“草原九班”卫生员李广岳身边。他惊喜万分，想起过往：“‘杂毛’曾得过一次胀气，是我把它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”

虽然远离连队，但“草原九班”的每个人都保持着满腔热血。他们坚持一日生活制度，将生活变得热闹起来。

今年3月7日，星期一，是“草原九班”例行升旗的日子。下士李云帆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，然后按下播放键，雄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起，马正明用力将国旗抛向空中，列队人员齐刷刷地敬礼……

旭日东升，一排身影被拉得很长。五星红旗下，稚嫩的脸上透出一丝高原红。他们身姿挺拔，眼神笃定。



### 特稿

初春的阳光如碎金般洒下，雪峰镀上金边，冰河泛起彩光。辽阔的巴塘草原上，传来战马的嘶鸣。

“骑兵连，进攻！”连长尼都塔生一声令下，第76集团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官兵驾驭战马快速出击，海拔超过4200米的天地间回荡起响亮的喊杀声、马蹄声。阳光下，锃亮的战刀折射出道道寒光。

这一排山倒海之势，仿佛向世人宣示：骑兵，永远向胜利冲锋！

### 快与慢

“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连，都需要厚积薄发”

射击底线处，尼都塔生骑着一匹黑色骏马，蓄势待发。他的身后，是一群刚下连不久的新兵。

“骑兵就突出一个字——快！”话音刚落，尼都塔生一抖缰绳，像离弦之箭飞奔而去。

“哒哒……哒哒……”草原上响起阵阵枪声。

“10发5中！”听到对讲机里传来的射击成绩，新兵们激动得欢呼起来。《军事训练大纲》规定：骑兵乘马射击课目，10发子弹上靶1发为合格、3发为优秀。

“快速出击，快速据枪，快速射击。”尼都塔生叮嘱这群新兵，骑兵突袭的战术思路是以速度换空间。

72年前，连队参加昌都战役。为了堵住敌军退路，他们跨过巴塘草原、渡过扎曲河，连续10天急行军。最终，连队在累垮80余匹战马后，先于敌军4小时到达目标点，完成了阻击任务。

“很多人不相信，身处信息化时代，中国还有骑兵。”四级军士长袁建明说。刚来连队的新兵，总会问他一个类似的问题：“班长，军马再快也跑不过战车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”

每当遇到这个问题，袁建明总会讲这样一个故事——

2010年4月14日，青海玉树发生7.1级地震。危急关头，军马的优势凸显出来。骑兵连官兵骑马翻山越岭，走羊肠小道、过破损道路，第一时间收集了灾情数据信息。

指着那面“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”的锦旗，袁建明说：在信息化战场上，一些原始的、传统的工具和手段，仍有用武之地，有时还能发挥出极其重要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在三班班长王刘勉看来，骑兵要想快，背后的慢必不可少。

刚学骑术时，王刘勉怎么都骑不好。起初，他认为是马的原因，觉得自己的马没有班长的马好。于是，班长赵雪超将陪伴自己6年的军马“小龙”给了他。当王刘勉兴致勃勃地跨上马背时，“小龙”却变了脸，不是突然“刹车”，就是快速变向，让他栽了好几个跟头。

“学骑术得慢慢来，急不得。”在赵雪超的引导下，王刘勉开始学着与“小龙”拉近关系：散步、抚摸、喂零食……人与马之间慢慢地消除了隔阂，乘马劈刺、越障前行，一人一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。如今，“小龙”在王刘勉的驾驭下，飞驰在草原上，去来如风。

“快是目标，慢是路径。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连，都需要厚积薄发。”新的一年，尼都塔生明确了连队新的训练理念——去掉非必要携带物品，减少马体力上的消耗，加大地面基本功训练力度……

“马上是骑兵，马下当步兵。”他说。



第76集团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在进行冲锋训练。

文明摄

### 简与繁

“成为一名优秀骑兵，没有捷径可走”

“不就骑个马吗？能有多难？”刚来到连队时，列兵华钰觉得骑兵是个“看起来蛮简单”的兵种。

第一次骑马训练就改变了华钰的想法。当时，班长要求他脱镫抱肘，在马背上颠了一上午。由于大腿与马鞍不断摩擦，皮肉当天就磨伤了。让华钰没想到的是，这样的训练竟持续了两个多月。

“成为一名优秀骑兵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必须练就‘铜裆’‘铁腿’‘铜屁股’。”上士黄智杰清晰记得，新兵训练时，班长

为了让他练就“铜裆”，每次开会或者看新闻，都让他夹着小凳扎马步。“常常练得双腿生疼，上床都费劲。”他说。

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往往是刻苦训练的不断积累。双刀劈刺是黄智杰的看家本领。为了练就这个看家本领，黄智杰手握长95厘米、重1.65公斤的战刀，一天要挥动1000余次。纵使手上磨出血泡、胳膊麻木到吃饭拿不起筷子，他也从未降低训练标准。

除了日复一日体力和技能的训练外，骑兵们还要过好心理关。越壕沟、跨横杆、钻火圈……人和马都不能胆怯。

“人在马背上很细微的一个动作，马都能感知到。如果你紧张，马也会跟着紧张。”谈及骑术训练，赵雪超云淡风轻地说，“好骑手都是摔打出来的。”他撩起衣襟，露出了4处伤疤，“摔多了，胆子就大了”。

骑兵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抓好训练、

照顾好军马。“看似简单，真正做到位并不容易。”赵雪超说，简单的背后，是事无巨细的繁杂。

在距离连队近40公里的巴塘草原，驻守着军马勤务班。因在连队编制序列中排第九，因此得名“草原九班”。

组织放马、打扫马厩、站岗执勤……这些都是“草原九班”的任务。班长马正明对军马的伙食作了严格规范——主食是秸秆草料，每晚要喂一顿精粮，以黄豆和玉米为主。训练强度较大时，还得加一些油枯、盐巴和钙，确保军马快速恢复体力。

“草原九班”有句顺口溜：“不怕苦不怕累，就怕看到马儿在遭罪。”那年春天，军马卫生员李广岳休假，一匹名叫“枣红”的军马突发心脏衰竭，倒在了巴塘草原。

从那以后，李广岳每晚睡觉前都会去马厩转一圈，看看这些“战友”。为了

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，他将军马的常见病治疗方法教给身边战友。现在，对军马常见病的防治，包括给军马打针、灌药等在内的活儿，都是“草原九班”的必修课。

下士易怀放来到“草原九班”一年，就和军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。他发现，军马跟人一样，也有喜怒哀乐：训练好了会高兴，冲锋慢了会掉眼泪；上嘴唇往上翻是在笑，耳朵向后竖是生气；前蹄跺地，是在向对方示威……

除了日常照料外，“草原九班”还被连队赋予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——新马调教。每隔几年，连队都会引进一批新马，它们像新兵一样走进军营这个陌生环境。战士们就像新兵班长一样教它们走队列、越障碍、适应枪炮声……

在实施过程中，战士被马咬伤、踢伤是常有的事。“草原九班”原班长仓洛加才让因此落下7处伤疤。他却以此为

一副旧马鞍，一股英雄气

■樊文斌



### 时空对话

队伍前方，一副旧马鞍摆在红色绸布上。

表面破旧，皮革氧化，色泽灰暗，甚至还有缝补的痕迹……看着这副旧马鞍，列兵张家赫不解：“入连仪式，弄这些旧家什干什么？”

看着大家疑惑的表情，连队指导员李二鹏讲起了马鞍背后的故事——

1949年12月5日，一股土匪发动武装暴乱，对骑兵连驻地发起攻击。面

对3倍于己的匪徒，骑兵连官兵没有丝毫畏惧，奋勇还击。

待增援部队赶到，骑兵连勇士一个个跃上马背，对溃败的匪徒展开反攻。战斗中，24岁的战士陈来贵腿部中弹，血染马鞍。

“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绝不能让这帮土匪肆意糟践。”危急关头，陈来贵用绑腿扎紧伤口，继续追击。战至山脚下，陈来贵终于追上匪徒首领马英。他连开两枪将其击毙，但自己也身中6枪，倒在了马背上……

鲜血染红的马鞍，将英雄与骏马紧紧连在了一起。为纪念陈来贵的英勇

事迹，战友们将这副马鞍收藏了起来。

“73年来，连队历经8次改革转隶，搬过数次家，但这副马鞍始终没有离开过骑兵连。”李二鹏说，这副马鞍，承载着代代骑兵的使命与担当。每当连队组织维护保养马具，他们都会将这副马鞍从荣誉室内取出来，认真地擦拭一遍。

英雄，那么远，又那么近。

凝视红色绸布上的旧马鞍，张家赫眼前似乎浮现出当年战场上骑马厮杀的画面。这一刻，跃马冲锋的前辈在他心中化作永恒的丰碑……

旧马鞍静静地躺着，见证着连队

70多年来的每一天。剿匪作战、抢险救灾……每一次重大任务的背后，仿佛都透着烈士陈来贵身上迸发出的那股英雄气，激励着一茬茬骑兵连官兵勇往直前。

数十年来，骑兵连一直继承着一个传统——每年举行新兵入连等仪式时，连队都会拿出这副见证历史、染过鲜血的马鞍。

一副旧马鞍，一股英雄气。在李二鹏的带领下，全连官兵高举右臂，庄重地许下诺言——

传承先辈精神，争当新时代骑兵传人，永远向胜利冲锋！